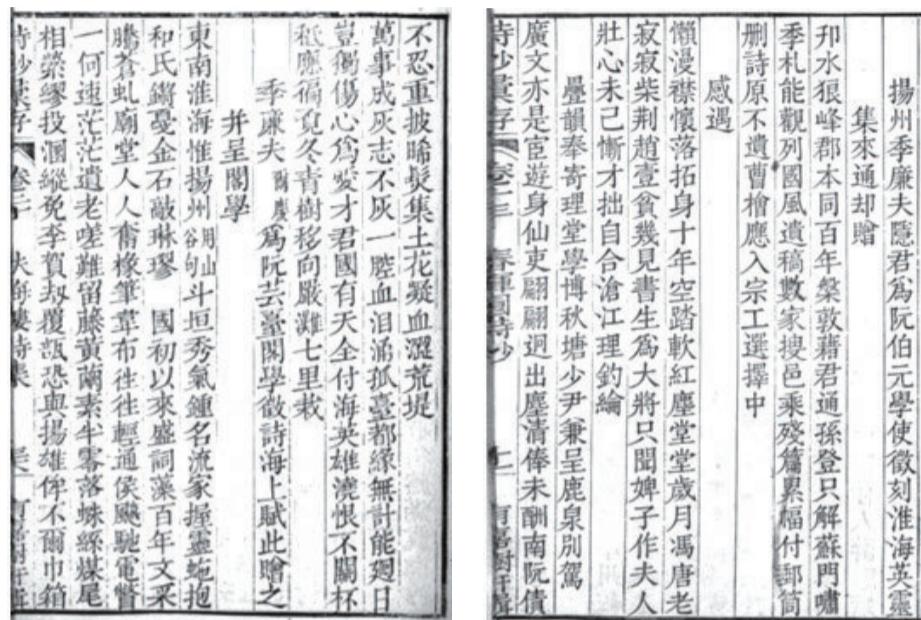


铁闻掌故

崇川往事

《淮海英灵集》征诗通州(中)

□徐继康



《崇川各家诗钞汇存》中刊载孙奎与李渔衫的诗作。

婚后仅一年，刘椿龄夫妇就去世了，约在嘉庆二十二年。徐宗干感慨地说：“逾年，岳父母相继歿，花团锦簇世界，一瞬土崩瓦解矣。”他岳母去世前，曾将刘椿龄生前佩戴的一件玉稳步赠送给徐宗干。后来这件稀世之珍历经大火和丢失等种种磨难而完好无损，徐宗干感慨“此物不知历几劫矣”，遂作《古稳步记》以记之。与这块顽强的玉佩件相比，刘椿龄留在历史中的痕迹则脆弱许多。

他为《淮海英灵集》征诗，除了阮元本人，还未见有其他文字记载。而季尔庆来通征诗的事迹，倒是屡见于诗文，孙奎的《春晖园诗钞》中，就有一首《扬州季廉夫隐君为阮伯元学使征刻〈淮海英灵集〉来通却赠》：

邗水狼峰郡本同，百年槃敦藉君通。孙登只解苏门啸，季札能观列国风。遗稿数家搜邑乘，残篇累幅付邮筒。删诗原不遗曹桧，应入宗工选择中。

季廉夫就是季尔庆，他是泰兴人，泰兴今属泰州，在清代中晚期却为通州辖地。所以，季尔庆是通州人。在《崇川咫闻录》卷七中，有对他的记载，还特别提到了孙奎这首诗：

季尔庆，字廉夫，泰兴县人，贡生，客游四方，名公卿争延致之。入都，馆纪晓岚宗伯家最久，从宗伯至滦河为校书之役。阮芸台官保选《淮海英灵集》，为征诗各郡，搜罗遗逸，厥功尤钜，孙斗泉赠诗有“孙登只解苏门啸，季札能观列国风”之句，著《静思堂稿》六卷。

季氏是泰兴的名门望族，堪称“累世簪缨”，季庸、季娴、季开生、季振宜、季惇大等名人辈出。季尔庆便是有“大清开国第一谏臣”之称的季开生的四世孙，光绪《泰兴县志》记载他“少负清誉”，除了《静思堂稿》外，还著有《静思堂集》二十五卷、《廉夫诗稿》六卷。他曾馆于纪晓岚家，两人关系极佳，时相唱和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《槐西杂志三》中，收录了季廉夫所讲两则红衣女鬼的故事。阮元与季尔庆关系也是非同一般，早在阮元任

山东学政期间，季尔庆与焦循等就相随幕中。阮元改任浙江，季尔庆亦随赴杭州，经常一起联翩聚吟，所写的《芸台先生招饮湖心亭和子白韵》诸诗，便是雅集的记录。阮元编刻《淮海英灵集》时，选季尔庆为之征诗，是极有眼光的。季氏不仅以字画古董收藏闻名海内，如一代名迹《神龙兰亭》《富春山居图》为嘉树堂的镇宅之物，藏书更是称雄天下，毛晋“汲古阁”、钱谦益“绛云楼”、钱曾“述古堂”、赵氏“脉望馆”的许多珍贵古籍都归了他家，时有“藏书天下第一”之美誉。同时季家的著述也很多，仅诗文集就达数十种。编纂诗集，那更是他家的拿手好戏，皇皇巨著《全唐诗》便是康熙皇帝根据季振宜(季尔庆曾叔祖)的《汇集全唐诗》为底本而御定的。季尔庆征诗并不局限于通州地域，如张椿年《荆华仙馆初稿》(南京图书馆藏，嘉庆间刊本)的卷一，就有一首《季廉夫尔庆征诗来邗，同宿昆山寓斋，诗以纪事》，记述了嘉庆元年季尔庆到扬州征访的故事。

这次，季尔庆来到通州，当地诗坛立即有了一阵不动声色的骚动。

如果说孙奎这首诗的记载是粗线条的，那么李渔衫的《季廉夫尔庆为阮芸台阁学征诗海上，赋此赠之，并呈阁学》则透露了更多的细节。诗为七古，凡七十二句，共五百余字。从“东南淮海惟扬州，斗垣金石钟名流”写起，说“国初以来盛词藻，百年文采腾苍虬”，只可惜“飚驰电瞥一何速，茫茫遗老嗟难留”，从而导致“藤黄茧素半零落，蝶丝煤尾相萦缪”。幸亏“阮公堂堂出江左，麒麟毫管珊瑚钩”“慨然有存文献志，倦倦桑梓怀前修”，才有“维扬一郡八州县，鸿篇巨制供旁搜”。因为“吾乡旧隶广陵郡”，所以“亦烦上客来停駕”。李渔衫意象奔腾，在写到第二十九句时，季尔庆终于闪亮登场：

上客者谁延陵子，汗漫常逐卢遨游。暂离芙蓉仲宝幕，高坐湖海元龙楼。元龙楼头请观乐，遍访遗集咨于周。

“高坐湖海元龙楼”句下自注：“廉夫寓陈理堂博士斋中。”季尔庆此次来

通，寓居在陈理堂的元龙楼。陈理堂是谁？就是泰州的陈燮，他嘉庆三年举人，后官邳州学正，著有《隐园诗集》。不过此时的他还没有中举，那几年一直住在通州，与孙奎、范崇简、李渔衫等人诗文往来。他很有才华，做官后好像也不得意，黄仲则有一句“江山诗酒须行意，好为师儒一洗酸”，写的就是他。季尔庆与陈燮不仅是泰州“芸香诗社”的社友，而且同为《淮海英灵集》征诗成员。季尔庆此次到来，受到崇川诗友的热情款待。在元龙楼，大家请来了剧班演剧。酒和诗肯定少不了的。烛光弦歌，打躬作揖。暮色下，人影幢幢，诗意摇晃。

李渔衫没有去写这份喧嚣，而是笔锋一转，他开始说自己的家乡：“嗟我通城大如斗，一角僻陋沦荒陬”，姿态放得是相当的低，诗作更是“蛟龙与居蛙蝇友，呕哑嘲哳多村讴”——这当然是自谦之词，他似乎在试探季尔庆。而季尔庆的表现相当本色，他像一个乡下人闯进了藏宝山：

谁知先生独缱绻，太牢土甌同其投。多多益善采复采，青芝赤箭囊中收。

对于季尔庆贪婪的样子，李渔衫无疑是满意的。他开始发挥诗人超强的想象力：“行縢满载向西去，海藏翻倒龙公愁。携向余杭水云窟，鲁鱼帝虎终宵雠。”诗稿到达杭州，经过“两行侍史手银烛，汝南月旦分薰莸”的筛选后，接着就是“行当料简付削劂，镌梨漫枣穷雕锼”。诗集甫一问世，立马光芒四射：

英灵上同河岳集，奇光勃发三泉幽。寸鱗全豹各斗色，千狐之腋纫良裘。风流乃复见正始，典型似未亡应刘。遂令淮南十万户，吟魂含笑飞松楸。

这首诗，李渔衫不仅送给季尔庆，同时也是写给阮元看的，所以在诗的最后，他发自肺腑地为阮阁学点赞：

埋背掩骼泽枯朽，此功较此犹为优。主持骚雅坐风月，令我梦绕西湖头。

南通历史上的水产品加工

□程太和

水产品加工是指包括以鱼、虾、蟹、贝、藻等的可食用部分制成冷冻品、腌制品、干制品、罐头制品和熟食品等的食品加工业。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是渔业生产的延续，所谓“加工活，则流通活；流通活，则生产兴”，搞活了加工，货畅其流，无形给水产养殖和海洋捕捞业开辟了永久性的高速通道。

民国年间，南通曾有蓄鱼公司，货源以淡水鱼为主，除本地长江和内河捕捞外，大多“由芜湖进货，岁计十万之谱，鲜来鲜去投入市场，或转销金沙、二甲等镇”；江苏的黄鱼、浙江的带鱼大多由船家与本地大鱼行（八鲜行）取得联系，自运来通交售鱼货。渔船进港，鱼由鱼行代售给渔船或商贩，每担收取佣金3分，鲜鱼船运往各地小鱼行，投入市场，小贩奔走四乡，沿途叫卖。如一段时期鲜鱼滞销，则鱼行自行加工贮藏处理。过去，南通的水产品加工采用传统腌制法和干制法，将鲜活鱼货用盐腌制、晒制或烤制成咸鱼干、虾干等，以备食用或销售。民国期间，芦泾港有人自建冰窖1座，保鲜鲥鱼。

1954年，南通市供销系统在南通市木行桥建贮鱼池42个、容量700多吨。1956年，水产供销部门建造土冰窖2座、容量3000多吨。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，传统的土冰窖和腌制、干制水产品加工法逐渐为机械化制冰、速冻、冷藏法所取代，但民间腌制和干制水产品仍较普遍。1970年，如东县洋口和南通市各建冷冻加工厂1座，南通水产品冷冻厂日制冰能力15.4吨、日速冻能力20吨、贮冰150吨、冷藏量500吨。紫菜加工一般为露天晒干，故质次量少、经济效益较低。1976年，南通市从日本引进1台半自动紫菜加工机，开始紫菜深度加工。随后，半自动紫菜加工机逐渐被自动紫菜加工机所取代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南通先后建成水产制冰厂4家，日速冻能力170吨、一次制冷能力72吨、一次冷藏能力2815吨、一次贮冰能力1100吨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南通沿海村镇兴起了大办“小冷库”和发展现代化水产品加工的热流。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，南通水产品加工仍属初级加工，冷冻鱼大多数是20公斤或15公斤左右1饼，给销售带来诸多不便，一些单位组织节日物资分鱼时，需等待冰冻融化后再拆分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需求的变化，水产品加工向精加工和深加工方向发展，即小包装、高品位、高档次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20公斤或15公斤1饼的冷冻品大包装有所减少，2.5公斤或1.5公斤的小包装相继问世，比例逐年增加。小包装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水产资源利用的附加值，而且还安置了港区的剩余劳动力，并且带动了一批相关行业，如加工机械、包装材料等的发展，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